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宋代宫闱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许慕羲 著

第三十四回

小周后秘制帐中香 李后主始创北苑妆

话说王姨生得玉貌花容，慧质兰心，常常对镜自怜，深恐自己具有这般才貌，将来落于庸俗人的手内，岂不误了终身大事？又见自己姊姊嫁得后主，册立为后，做了南唐的国母，在宫内十分富贵，真个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说不尽的安富尊荣，享不了的欢娱快乐，心里本来羡慕得了不得；现在见后主看中了自己，引入后园小亭里面，软语温存，愿效鸾凤，一寸芳心，早已许可，却不得不做出娇羞的样子，故意推却。一经后主再三央告，也就半推半就顺从了后主。自此以后，王姨与后主，鹣鹣蝶蝶，怜我怜卿，十分恩爱。后主是个风流天子，得着王姨这样的美貌佳人，与自己有了私情，心中非凡得意，少不得又要形诸笔墨了，便填了《菩萨蛮》词一阕，把自己和王姨的私情，尽情描写出来。其词道：

花明月暗飞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去。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，一晌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，教郎恣意怜！

这阕词儿，填得十分香艳，早被那些宫人妃嫔，把这词传播开来，到处歌唱；后主和王姨的暧昧事情，连民间也知道了，都纷纷地议论，传为风流佳话。幸亏得周后病卧在床，时清时

醒，神情衰弱未会知道这事。那后主偏生还不肯谨慎点儿，每天和王姨在红罗小亭里面，歌唱酣饮，后主亲执檀板，王姨宛转歌喉，真个是明月风清，良辰美景对佳人，饮美酒，便是天上神仙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后主见王姨饮了几杯酒，略带微醺，柳腰一搦，玉肩双削，樱唇微启，香气扑人，不禁趁着酒兴，以香口为题，又填《一斛珠》词道：

晚妆初过。沈檀轻注些儿个，向人微露丁香颗。一曲清歌，暂引樱桃破。罗袖裛残殷色可。杯深旋被香醪洗，绣床斜凭娇无那。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

后主这一阕《一斛珠》的词儿，更把自己和王姨饮酒歌唱，及平日间的情趣一齐描写出来。

那些妃嫔们个个都有争宠夺宠的心肠，忽然来了一个王姨和后主这样情浓；后主又是个喜新厌旧的脾气，只在红罗亭内日夕取乐，早把众妃嫔抛在九霄云外，不复记忆。那些妃嫔经了后主这样的冷落，未免心怀怨意，却没有什么法儿可以箝制后主，使他不与王姨恩爱。恰巧后主填了这两阕词儿，把所有的私情，都真实描写出来。就有妃嫔想出个恶毒主意，借着探问周后疾病的名目，来到中宫，把两阕词儿作为证据，将后主与王姨的私情，一齐告知周后。

那周后正在病中，深恨自己的妹儿，不顾廉耻，来到宫中，不过几日工夫，便与后主做下不端的事情；心内又气恼，又怀着一股妒意，三路夹攻，顿时病势加重起来，哇的一声，从喉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立刻昏晕过去。那个搬弄是非的妃嫔，见周后一气之下，口吐鲜血，昏晕过去，情知弄出祸患，也急得手足无措，忙忙的叫唤宫人，帮同施救。过了半晌，周后才悠悠

醒转，长叹一声，喘息不已。宫人和那个妃嫔，又安慰一番方才退出。周后经此一气，疾病愈加重，不上数日，便三魂渺渺，六魄悠悠，竟自撒手尘凡，回归极乐世界去了。可怜一个如花如玉，才貌双全的周后，只因胞妹与后主私通，遂致气恨而亡。那气量也未免太窄狭了！

后主见周后亡故，倒也大哭了一场，传旨从厚殓殓，附葬山陵，谥为昭惠皇后。过了些时，便降下旨意，命钦天监选择吉日，聘定昭惠皇后胞妹周氏为继后。其实这位继后，早已在着宫中，与后主恩深义重，十分亲爱。那些闻名纳采的事情，不过是遮掩耳目罢了。直待钦天监择定了吉期，举行纳采礼，方才暗暗的出宫，送归家内，静候迎娶。

后主因与继后先行私通，恐妃嫔们不知尊敬，有意铺张扬厉，郑重将事。纳采已过，到了迎娶这一日，命宰相宋齐邱为纳后正使，冯延巳为副使；又以古者有奠雁之礼，遂用白鹅，被以文绣，衔着帛书，二十四名内监，用黄罗亭抬了前行。随后便是各种彩盘盛着明珠宝玉，珍贵玩器，并皇后的册宝衣裙，沿路行去，香烟飘渺，鼓乐齐鸣。接着便是国主的卤簿，皇后的仪仗，排出有数里之遥。最后方是皇后乘坐的沉香龙凤辇，辇前排列着许多锦衣花帽的宫监，纤裳高髻的宫女，一对一对的都是手内执定上方仪物，并红纱灯，与金炬提香等类。三十六名皇衣宫监，抬定龙凤辇，徐徐而行。辇后随定六百名御林军，都是顶盔贯甲，腰弓悬箭，持着金刀银戟，雄赳赳，气昂昂的骑在马上，护卫着凤辇向前进发。

其时早惊动了各处的人民，都说这样的盛事，自有生以来，没有见过，哄哄的传播开来，前几日便有各地的人民或乘车，或坐船，纷纷地赶来观看。建康城中，顿时添了数百万人！异常热闹。到了亲迎的仪仗出发那街道上，早已挤满了人民，甚

至有登屋观看坠瓦跌毙的。好容易一对一对的仪仗通行过去，到了国丈府中，由正副二使，宣读了诏书；待周后换了衣服，装束好了，辞别父母亲族，轻移慢步的登上凤辇，一路之上，笙箫管笛的迎入禁中，受了册宝，行过了立后礼；然后又参见了后主，行过了夫妇之礼。送入宫中，又依照江南的风俗，坐床撒帐。

你道什么叫做坐床撒帐？只因江南地方迎娶新人，行礼之后，须将新郎新娘，双双送入新房，并坐床上，然后用着五色的采果和许多金钱，向床上四散撒去，口中说着种种吉语，以为祥瑞。后主遵依江南风俗，于纳后之前，便已铸成许多撒帐金钱，钱上的文字，或是长命富贵，或是金玉满堂，更有忠孝传家，五男二女，天下太平，封侯拜相等各种吉利文字；当下撒起帐来，那采果的声音，和着金钱的声音，豁辣叮当，甚是动听。撒帐已毕，然后行合卺礼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正宫之中，悬着一颗明珠，光芒四射，如同白昼，映着那金莲宝炬，更觉得四壁生辉。后主与周后对面坐下，共饮合卺之樽；举目向周后看时，只见她丰容盛鬋，丽富堂皇，愈加出落得玉样精神，花样风韵。后主瞧着满心欢喜！想起从前香阶划袜，无限恩情。不禁魂飞魄荡，哪里还忍耐得住！就草草的饮了几杯酒，催促宫人替周后卸去装束，携手入帏。他两人虽是新婚，本系旧好。这一夜你贪我爱，恩深之重，自不必说了。后人读史至此，也有宫词一首；咏后主亲迎继后，礼节之盛并合卺时的情形道：

致迎银鹅被绣成，钱钱四撒帐生春。

明珠依旧深宵展，恰照香阶划袜人。

后主自娶了周后，真是燕尔新婚，不胜恩爱，每日的宫内，

恣情调笑，十分快乐！合宫之人，皆称之为小周后。

那小周后，明眸善脉，一笑倾城，惹得后主心迷意醉，和她寸步不离，把六宫粉黛，看得如尘土一般，三千宠爱，尽在一身了。小周后不但相貌生得美丽，并且知书识字，素擅音律，较之故后尤为精妙。性喜焚香，爱柔仪殿富丽宏敞，徙居其中，自出巧思，制造焚香之器，有把子莲、三云凤、折腰狮子、小三神卮字、金凤口罌、玉太古、云华鼎等数十余种；每日垂帘焚香，满殿氤氲。小周后坐于其中，如在云雾里面，望去如神仙一般，并派有宫人，专司焚香之事，名曰主香宫女。后主复宣徐熙、董元、周文炬等，擅于绘画之人，于又缣幅素之上画成丛艳叠召，旁出药苗，杂以禽鸟蜂蝉，灵妙如生，悬挂于宫殿之上，取名为“铺殿花”。

小周后性爱绿色，所服衣装，均尚青碧，艳妆高髻，身服青碧之衣，衣裾飘扬，愈觉逸韵风生，妃嫔宫人，见小周后身穿青碧之裳，飘飘然有出尘之气概，一齐都把云裳雾裾抛弃不御，尽都效着小周后，争碧色衣裳。宫人们又嫌外间所染碧色，不甚鲜妍，便将绢帛亲自染之。有一宫人，染成一匹绉绢，晒在苑内，夜间遗忘未曾收取，为露水所沾，次日视之，其色分外鲜明。后主与小周后见了，甚是称美！自后，妃嫔宫人，竟收露水，染碧为衣，号为“天水碧”。后人遂谓天水乃赵氏之望，“碧”字与“逼”同音，“天水碧”三字，实是讖言，含着赵氏逼迫，江南灭亡之意。后人亦有宫词一首，咏此事道：

丰香门日奉柔仪，铺殿花光望欲飞；
等得秋凉新露满，忙收天水染罗衣。

后主迷恋着小周后，日日在宫，歌舞取乐，饮酒追欢，略

有闲暇，便研究填词度曲，旁及衣服装饰，专务奢侈；其时昭惠皇后歿已三载。后主偶然记忆旧情，想着当初昭惠后在日，自己会作念山曲，昭惠后欲观自己起舞，也制《邀醉舞》、《恨来迟》两破，命宫人歌唱，昭惠亲弹烧槽琵琶以和。自从昭惠后病亡，不忍再歌旧曲，今日因追念昭惠后，忽然传集宫人，命她们重歌昭惠后所制的《邀醉舞》、《恨来迟》两破。谁知道这些宫人，许久未会歌唱，早已遗忘殆尽，后主要他们重理旧曲，哪里还歌得出来？都嘿嘿无言的立在两旁，不敢启口。后主不觉长叹一声道：“‘人死如灯火’这句俗语，真是不错！昭惠后仙去以后，你们连她所制的歌曲，也无一人记得了，还说旁的事情么？”后主说罢，愀然不乐！心中甚为悲悼！

忽然宫女里面走出一人，趋前奏道：“陛下欲重歌旧曲，贱妾还能记得，乞求烧槽琵琶，待妾鼓而歌之。”后主闻言，举目细观，认得是宫人流珠。便转悲为喜！忙命将烧槽琵琶取到，交于流珠，令其歌唱。流珠接过琵琶，坐在一旁，调和弦索，一面轻挑浅拨的弹着琵琶，一面转珠喉启樱唇，歌着昭惠后所制的《邀醉舞》、《恨来迟》两破，果然一字不遗的歌得昂扬宛转，音韵悠然。后主听了，凄然欲泣道：“流珠非但不忘旧曲，即所弹琵琶亦与昭惠后十分相似，令朕听曲思人，愈加要追念昭惠后了！”流珠见后主很是悲感，就舍了琵琶，起身奏道：“皇后已经仙去，陛下徒悲无用，只要心中不忘皇后在生时的恩情就是了；倘若陛下过于悲感，有损龙体，反使皇后在天之灵，不能安稳了。”后主听了流珠一番言语，称她很识大体，就命重赏流珠。自此以后主常常思念昭惠后，虽有小周后和保仪黄氏、宫嫔窈娘、庆奴，流珠、秋水、宫人乔氏等，想着法替他解愁消闷，后主总觉抑抑无欢，大有坐卧不安的神气。

一日，坐在宫中，昼长无聊，甚是烦闷，心内想道：“我

在藩邸时，常常出外游览街市，无拘无束，颇为快意。自即位之后，身居九重，出禁入辟，哪里像从前的任意遨游哩。今日心内如此不乐，何不微行出外，以散心情呢？”想罢，就即换了飘巾艳服，也不命内监跟随，也不告知小周后和众妃嫔，悄悄地径从后苑门出去，独自行到街市；见闾繁盛，人民富庶，熙来攘往甚是热闹。后主瞧了甚是高兴，随步向前行去。忽然见一座高墙大门，其中楼阁参差，笙歌聒耳。后主暗暗想道：“这座宅第必是公侯之家。待朕进去，看他们在那里作些什么，却这样的丝作繁兴，笙歌迭奏。”心下想着，也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大踏步进去。只见中堂上面，张着盛筵，一个和尚居中高坐，拥着一个妓女，在那里欢饮；两旁立着许多美女，都在那里歌舞弹唱。

后主见那和尚这样的风流潇洒，料知不是寻常僧人，颇合自己心意，就步上堂去，大声说道：“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！”众妓女听了这声叫喊一齐错愕顾视，见一个中年人直向堂上走来，并没有认识他的人，正要开口叱问。那个和尚见后主衣服华丽，品貌不凡，知非等闲人物，立即舍了怀里拥抱的妓女，出席迎着后主道：“贫衲独自饮酒，正觉没有兴趣，得施主到来，是最好没有的了，快来同饮一杯。”说着不用分说，即把后主拖入席内，命妓女斟上酒来，敬于后主。后主见那和尚甚是倜傥，也不问他是何法名，在何处出家，便入席酣饮起来。众妓女因和尚邀后主入席，又称为施主，只道他平素与和尚相识的，便也不敢轻慢，轮流着上来把盏劝欢。后主并不推辞，酒到杯干，连饮数十巨觥，和尚与众妓女，见他这样豪饮，大家看得呆了。后主此时已有醉意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不便逗留，见侧首设着书案，案上摆着笔砚就即立起身来，取笔蘸墨，在石壁上连真带草，如龙蛇飞舞，写了一行，将笔掷下，举手向

和尚一恭道：“我们再会罢。”说了这一句，便回转身来，大踏步的向外去了。

和尚不识他是什么人，也不知他在壁上写些什么，急至石壁看时，见上面写道：

浅斟酌唱，偎红倚翠。大师鸳鸯寺主，传持风流教法。

二十个大家，和尚不解其意。众妓女都向和尚问道：“这个人如此狂饮，忽来忽去，大模大样的，究是何等之人？”和尚道：“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。”就有一个妓女道：“大师既不认识他，怎么邀他入席饮酒，又称他为施主呢？”和尚道：“我因他直至内堂，身上衣服华丽，品貌不凡，只道你们院内的熟客，所以不敢怠慢，邀他饮酒，称为施主。哪知你们也不认识呢？但不知究是何人，却这样放荡不羁，壁上所写的字句，又不知他寓着什么意思，再也猜测不出来。”

众人正在心中疑惑，互相诧异，只见守门的鸨奴，进来说道：“上禀大师及各位姑娘，刚才出去的那个中年人，原来就是国主。”和尚与众妓女听了这话一齐吃惊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那人就是国主呢？”鸨奴道：“那人进来，我因有事偶然走开，所以没有通报。待他出去的时候，我却守在门前，只见那人匆匆出去，步至门外，就一个内监，同了四个卫士，牵着一匹马，迎上来请着安说道：‘万岁微行出宫，不知前往何处，周娘娘十分着急！派遣奴婢等数人带领卫士，分头寻觅圣驾。奴婢向这一路来迎接万岁，不想恰好在此遇见，快请回宫，以安众心。’说着，便带过马来，扶掖着那人，坐上雕鞍，由那内监同着卫士簇拥而去。我在旁边听得这番说话，方才知那人就是国主，因此急急的来报知大师与众位姑娘。”和尚与众

妓女听罢大惊道：“原来那人乃是国主，怪不得这般大模大样，幸亏我们没有得罪于他，否则获罪非轻了。”不提和尚与众妓女们私自庆幸。

单说后主遇见内监带领卫士扶上了马，簇拥着回至宫中。小周后见后主已平安回来，方才放下心肠，便问：“陛下因何独自一人外出？妾身好不忧虑！”后主道：“朕在宫中觉得异常烦闷，本拟外出略略游览，即行回宫；不料到了一家妓馆，有个和尚在那里面饮酒听歌，朕便闯将进去。那和尚倒倒觉得很，邀朕入席饮酒；朕一时高兴，酣呼畅饮起来，以至回宫迟延，劳卿伫望，心甚不安。”小周后含笑问道：“陛下，今日驾临妓馆，可有美貌妓女，中得圣意么？”后主摇头道：“那些妓女，都是庸脂俗粉，哪里及得宫内的妃嫔呢？倒是那个和尚甚是风流，佛教中也有此人物，真是不可轻视的。朕当初在藩邸时，曾发愿手写金字心经，施舍寺院，以祈福佑，直到现在，还没有书写；今日遇见这个和尚，倒触动了朕的心愿，从明日起，即当斋戒沐浴，手写金字心经，了此心愿。”

得到次日，后主果然斋戒沐浴，关了一间静室，秉着一片至诚心肠，端坐静室之内，书写金字心经。小周后因宫人乔氏生得明艳倩丽，小心谨慎，素为后主所爱，就命她专值静室，侍候茶水。后主清心寡欲的在静室中书写金字心经，其得一百零九卷，计算南朝的大寺院，恰有一百零八处。后主一一命人送去施舍，尚余心经一卷，因宫人乔氏在静室内早晚侍候甚为小心，后主赏以金帛，乔氏拜辞不受，愿得余的一卷心经，朝夕持诵，为国主祈福。后主心中大喜道：“你既有此心愿，朕又何惜一卷心经呢！”当下即以所余的一卷赐之。乔氏得赐心经，叩谢了后主，双手捧着，回到后宫，果然朝夕虔诚唸诵，虽祁寒盛暑，亦不间断。后来江南国亡，后主降宋，到了宋太

宗太平兴国三年，因在赐第，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，为太宗所忌，赐牵机药而死。那时乔氏已入太宗禁中，闻得后主赐药而歿，暗中不胜悲伤！便把这卷金字经，出舍大相国寺西塔，为后主资求冥福；并于经后写首一段文字道：“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，伏遇国主百日，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苦心经，一卷在相国寺院，伏愿弥勒尊前。持一花而见佛云云。”后人见了经后跋语方知这卷心经，乃南唐后主亲笔手书，赐于宫人乔氏。再由乔氏施舍于相国寺，为后人祈求冥福的。后人读史至此，有宫词一首咏后主，因听宫人流珠歌旧曲，有感于心，始微行入娼家；因入娼家，得遇和尚，方书心经，并赐乔氏其词道：

鸳鸯寺主感销零，谱在流珠指上听；
还证多生花佛谛，细摹金字施心经。

后主自书写花经之后，每日仍在宫内与小周后及一班妃嫔酣歌曼舞的快乐不已！那小周后生平最爱的是焚香，虽在柔仪殿内，制了数十种焚香的器具，早早晚晚，命主香宫人，焚着异香，氤氲馥郁，馨烈无比；只因安寝之时，帐中未便以火焚香，恐有烟焰熏灼之患，所以挖空了心思，又想出了一个法儿，你道是什么法儿呢？乃是用鹅梨蒸沉香，置于帐中，便有一种香气发越出来，其味沁人肺腑，令人心醉。因为沉香这样东西，遇着热气，其香方始发出来，现在用鹅梨蒸过，置于帐中，沾着人的汗气，所生之香，便变成一股甜香；所以令人嗅了这个香气，便要心醉神迷了。小周后创制了这个法儿，心内很是快乐，就取了一个美名，叫做“帐中香”。后主见小周后制成了帐中香，他也要争奇斗异和小周后比赛一番。便在妃嫔宫人的装束上，想出一种新鲜的饰品，乃是将建阳进贡的茶油花子，

制成花饼，或大或小，形状各别，令各宫嫔淡妆素服，缕金于面，用这花饼，施于额上，名为“北苑妆”。妃嫔宫人，自后主创了“北苑妆”以后，一个个去了浓装艳饰，都穿了缟衣素裳，鬓列金饰，额施花饼，行走起来，衣袂飘扬，远远望去，好似月殿嫦娥，广寒仙子一般，另具风韵。后主见了，十分欢喜，更加兴致勃勃，与小周后日日商议新鲜法儿消遣时光。

未知后主又想出什么法儿来寻欢取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十万水军歼采石 一曲离歌别江南

话说后主创制了北苑妆，心内尚以为未足，又与小周后日夕研究，将茶乳作片，制出各种香茗，烹煮起来，清芬扑鼻，真个可使卢同垂涎、陆羽停车，其中最著名的叫做京铤的乳茶、骨子茶等数十种。后主又于食物中，另出心裁，将中国外夷所出产的芳香食品，通统汇集起来，或烹为肴馔，或制成饼饵，或煎做羹汤，多至九十二种，没有一样不是芬芳袭人，入口清香。后主对于每种肴馔，皆亲自题名，刊入食谱，有和合煎食、佩带粉囊等名目，多是江南地方所没有的东西，不知耗费几许人力，多少金钱，方才制成了这九十二种食品。后主有了这许多芬芳的肴馔，便要在臣僚面前夸耀起来，就命御厨师，将新制食品配合齐全，备下盛筵，尽召宗室大臣入宫赴筵。名叫内香筵，宗室大臣见后主这样的骄奢淫逸，莫不暗暗叹息！却没有一人敢出言规谏的。后主平日在宫，到了夜间，未尝点烛，宫殿之间，都悬挂着夜明珠，到了天色已晚，那夜明珠自然放出光来，照耀数丈，如同白昼。妃嫔宫人，习以为常，见了灯烛，都憎嫌着有油腻气味，烟焰熏蒸，不是掩着鼻孔，便是闭着双目，不敢上前。后主尝有《玉楼春》词一阕，咏他宫中的富丽繁华，并及宫内并不点灯烛之事其词道：

晚妆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嫦娥鱼贯列！笙箫吹断水云间，重按霓裳歌边彻。临春谁更飘香屑？醉拍栏杆情未初。归时休照烛花红，待放马蹄清夜月。

读了后主这阕《玉楼春》的词儿，那时南唐宫里的女宠之多，歌舞之盛，以及后主的奢靡无度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后主只图目前的快乐，五日无夜的歌舞酣宴，哪里知道宋太祖已是出兵平了南汉。汉主刘鋹，出降于宋，成了俘虏。宋廷已经调将遣兵，在讲武池训练水师，预备战舰，要想一鼓作气，荡平江南了。后主还算心下明白，听得南汉灭亡的信息，震恐异常，便遣其弟从善，上表宋廷，愿去国号，改印文为江南国主，并请赐诏呼名。以为这样一来，总可以免得宋师南下，苟延残喘了。

哪知太祖心里念念不忘江南，从善到汴，虽然看待甚厚，暗地里仍在进行着预备南下。却因南唐江都留守林仁肇，智勇足备，未可轻敌，要想除了仁肇，再行进兵。正在盘算划策，可巧江南又遣从善入汴朝贡。其时正在开宝四年，太祖见从善到来，顿时生了一计，便把从善留在汴京，授职泰宁军节度使，并赐第居住。从善不敢违旨，只得留京任职，修函回报后主。

后主得了书函，上疏乞恩，恳求遣从善回国。太祖却诏谕后主道：“从善多才，朕将用为辅佐，现在南北已属一家，卿可无虑！”后主没有办法想，又不知太祖留住从善，不允遣还，是何主张，便时常命人私至从善处，探听消息。太祖听得从善邸第，时有江从使命往还，便暗中预备停妥，等到从善入见，由廷臣引导从善入一别室，室中并无他物，唯上面悬挂一幅图像。廷臣故意指示从善，问他可认识图像上的人么？从善看了，不觉惊诧道：“这是敝国江都留守林仁肇的肖像，为何悬在此

处？”廷臣听言，又故意囁嚅道：“足下在京供职，已是我朝臣子，就是说了，也属无妨；只因圣上爱林仁肇智勇足备，遣使谕降。他已遵旨愿降，先献这肖像为信。”说着，又导从善前往一座邸第游览，内中供张什物，莫不齐备，而且珍宝充盈。廷臣又向从善道：“这座邸第，乃是圣上预备了赐于林仁肇居住的，将来入朝之后，还怕不得高官厚爵么？”从善听了这番话，心下很是惊疑！退归邸中，连忙修书，遣人来往江南，告之后主，查访林仁肇意欲降宋，究竟真假如何？

后主得了此书，急宣仁肇入朝，诘问他可曾接到宋主诏书？仁肇回称没有。后主只疑仁肇欺诳朝廷，也不细加察访，当下命仁肇传宴，暗中置毒。仁肇哪里知道，待宴已毕，谢归私邸，毒性发作，七孔流血而死。

这个消息传到汴京，太祖闻得林仁肇已中毒而亡，心下大喜！一面选将拣兵，预备南侵，一面命从善传谕后主，命他入朝。后主只推有疾，不肯入朝。太祖便说后主违逆谕旨，心怀异志，就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；潘美为都监；曹翰为先锋，领兵十万，即日南下。曹彬受命与诸将陛辞，太祖谕曹彬道：“当日王全斌率师平蜀，多戮降卒，朕心至今不宁。卿此次出师江南，万勿杀戮生灵，暴虐人民，务要恩威兼施，令其归顺，幸得破敌，切莫怒意屠杀，设或城中困斗，亦当除暴安良；李煜家属，不可加害，卿其切记朕言。”曹彬顿首领命。太祖又拔佩剑赐于曹彬道：“副将以下，有不用命者，卿可先斩后奏。”曹彬受剑，谢恩而退。潘美等见了，莫不失色，彼此相戒，各守军律，不敢抗违军令。曹彬就率领大兵，浩浩荡荡杀奔江南而来。

先是有江南书生樊若水，在南唐考试进士，一再被黜，即谋归宋，以图富贵；平常无事之时，借着钓鱼为名，乘了一只

小船，忽来忽往，或东或西，在江中游行，尽把江南的阔狭，江水的深浅，测量得十分清楚。常把一根长绳，从南岸系定，用船引至北岸，如此的量过数十次，因此江面的尺寸不差累黍；现在听得宋廷要出师讨平江南，便潜赴汴京，上平南之策，并请求造浮梁以济大军。太祖见了樊若水的平南策，立刻召他入朝，当面询问。若水见过太祖，即取长江图说以进。太祖接过细看见长江的曲折险要，均详细载明，至采石矶一带，且注明江面的阔狭，及水的深浅。太祖接过看罢，大喜道：“得此一图，江南已在掌握中了。”就授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，命赴军前听用；又下谕令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，遣使监督，限期造成；且以大舟装载巨竹，自荆渚东下。

这时江南屯戎的边将，见宋军到来，还疑心宋人派兵巡江，预备了牛酒，犒劳宋师，并不出兵拦阻。直待宋军到了池州，宋将戈产，差侦骑探视，方知宋师并非巡江，竟是南侵；城中毫无预备，如何抵御？只得弃城遁去。曹彬兵不血刃得了池州，即进军钢陵，方有江南兵到来厮杀，却被宋军乘锐而上，杀得四散奔逃。曹彬又统领人马，进至石碑。樊若水已奉命驰赴军前，制造浮梁，先于江岸隐僻之处督工试办，然后移至采石，三日即成，不差尺寸。曹彬见浮梁已成，就命潘美带着步兵，先行渡江。兵履其上，如回平地一般。

就有探马报入金陵，后主闻报，忙召群臣，会议御敌之计，学士张洎进言道：“臣遍览书籍，从没有江面上造得浮梁的事情，必系军中讹言，倘若果有此事。那宋军的主帅，也是个笨伯了，还怕他什么呢？”后主笑道：“朕亦疑心没有这等事情，他们必是故意散布谣言恫吓我军的。”语尚未毕，早有探报前来道：“宋军已飞渡长江了。”后主听了，方才有些惶急，就命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，督水军万人，都虞侯杜真，率